

# 書法·傳統·現代——與董陽孜對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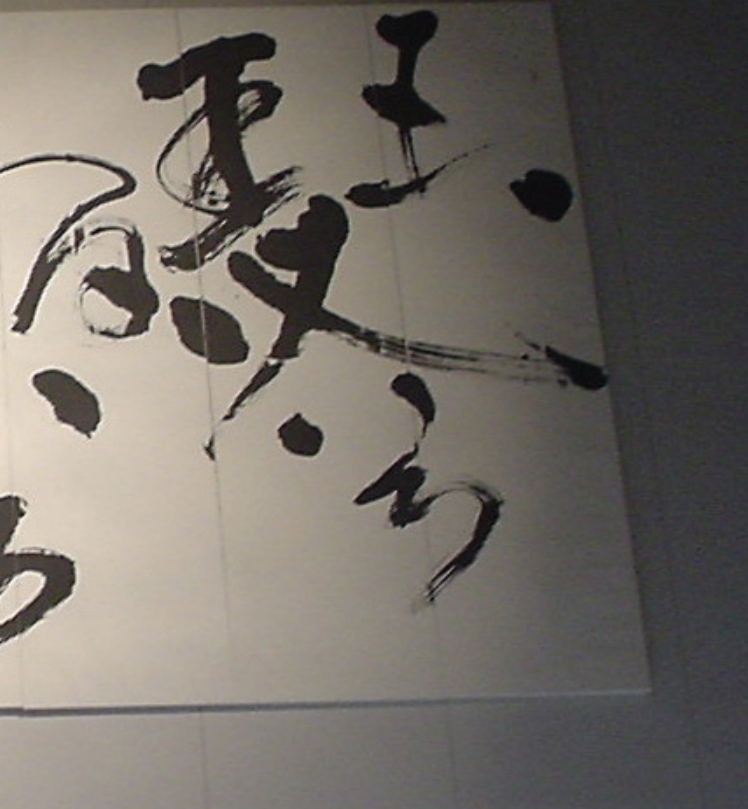
「九萬里風鵬正舉」拔地騰空，給甫進場的觀眾一大震撼。空蕩蕩的

展場，四壁投影「色不異空」的生滅幻象，人身字影交疊，宛然身

處於筆墨的世界。……董陽孜的書法走出傳統書房來與空間對話，

現代感十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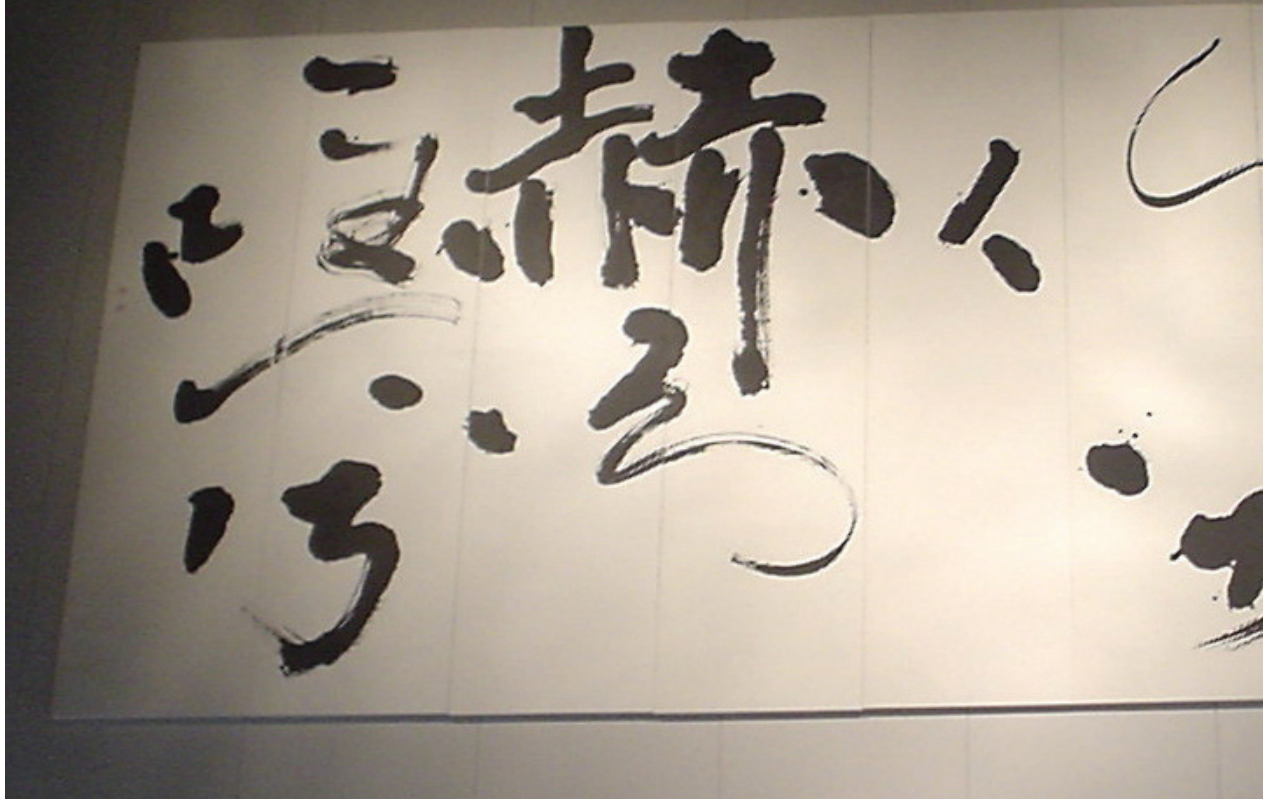
劉宇珍



對董陽孜來說，故宮是個親切的地方，也是個感受「美」的所在。許多師大藝術系畢業的學長在這裡工作，來此必有敘舊之誼，當然親切。而故宮幾年前舉辦的石雕展則令她津津樂道，對雕刻的雄渾氣勢、簡筆幾刀的韻味特別有共鳴。果然是個寫大字的人。

她不喜歡精細纖巧的彩繪瓷器，卻對質樸渾厚的磁州窯嘆賞不已。「我喜歡的，要嘛就是黑的，要嘛就是白的。」果然是個寫書法的人。

看展覽，看表演，都是她豐富自我美感經驗的方式。然而，故宮收了那麼多書法名品，她怎麼沒有特別提出來呢？



圖一 「瑟兮僂兮赫兮咺兮」(358\*870 cm)，語出《詩經》，懸掛於國家音樂廳入口之內側壁面。(吳東龍攝)

## 刻意走出傳統的影子

她八歲時以顏真卿〈麻姑仙壇記〉啓蒙，及長而學黃庭堅、蘇東坡，也兼習漢隸與魏碑。但究竟是哪件書法作品影響董陽孜最深？

言談間，她卻不強調自己與傳統書法作品的關係。

受西洋藝術求新求變的創作觀所影響，董陽孜自大學起便積極思索自己的藝術道途。她玩過很多媒材；在美國麻州大學讀碩士時專攻油畫，也曾興致勃勃地想玩泥巴作陶，但何以情鍾書法？「因為那些都太麻煩了：還是書法最簡單！墨分五彩，不必顏色，只要有筆、有紙、有手指頭就好啦！」她笑著說。

而書法真這麼簡單嗎？她面對的可是中國藝術中地位最崇高、傳統最深厚的書法呀！

「就因為書法的傳統很深厚，所以覺得特別有挑戰性！」她從小寫書法，卻也從小有個疑問：「怎麼寫來寫去，都寫出一樣的東西？」寫書法一定得像文抄公一樣嗎？書法跟書寫內容的關聯該如何建立？



圖二 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」(358\*485 cm)。展出時，放置國家戲劇院大廳。(吳東龍攝)

於是，董陽孜擷取珠璣錦句，反覆咀嚼，直至意象迸發。她面對的不單是一塊空白，有時是一道道宣紙併成的空間，除了整體的構圖外，亦須兼顧各條幅內的線條安排，如同國畫裡的通景屏一般。她不僅用手、用整個身體去書寫，腦子也沒閒著，離不開書法佈局的構思。

對於古代書法名跡，她似乎有種又愛又怕的心情。「因為他們寫得太好了，怕會受影響。」某次見到文徵明八十多歲所寫小楷，神采動人；佩服之餘，爭勝之心亦起，也要來寫。寫著寫著，竟忍不住回頭翻開文徵明的字帖，這才驚覺自己已受牽引。

就是這麼刻意與傳統的書法形式有別，一幅幅具有現代感的書法才得以呈現世人面前。

### 為年輕人而作

很多人討論董陽孜的書法，討論其何以現代，又如何能延續傳統書道的精神。她看似拆解了行氣與間架的法則，卻沒將書法視為毫無結組原則的抽象線條，故與日本的「墨象」有別。她堅持所書字句的文義價值，並依此打理文句新意



## 有情世界

圖三 「有情世界—書法與空間的對談」展覽（圖片取自「有情世界」光碟）

象。她也好以巨大尺幅挑戰自己，連帶重現了古代摩崖刻石的撼人氣勢。

她近年的大型展覽多伴隨著其他藝術媒材出現。誰說書法展就該是牆壁上一道道緊鄰懸掛的條幅？書法藝術本就源於生活，生活空間裡各種好玩事物加總起來，就是人們美感經驗的來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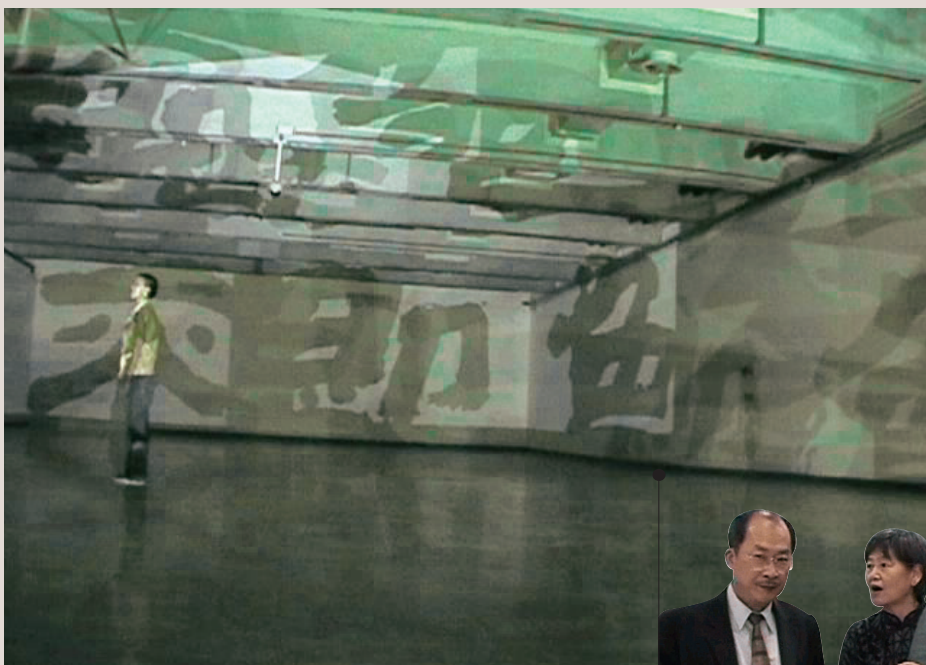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二〇〇三年春天，她和室內設計師陳瑞憲、平面設計師陳俊良，在兩廳院辦了個「字在自在」展

覽。巨立的尺幅，是青年設計師丟給她的挑戰。人們閒步大廳，昂首遐觀：各大牆面、樓梯入口，都是書法！高敞的廳堂，粗獷豪邁的線條，令人氣爲之壯；一會兒繞到裡邊，看一場李寶春主演的「奇冤報」，水袖飛揚，像董陽孜的筆墨龍蛇遊走。

二〇〇四年底，她再於北美館推出新展覽「有情世界」，與陳瑞憲的空間設計、及胡恩威的多媒體結合，令人耳目一新。「無言都是趣，有想便成緣」，是她爲展覽下的註腳：她認爲，語言一旦結成文字，變成書法，就有了趣味，可以與人結緣。

她欲透過展覽，讓人們與書法結下不解之緣。

「有情世界」可說是個書法的裝置展。「九萬里風鵬正舉」拔地騰空，給甫進場的觀眾一大震撼。一間空蕩蕩的展場，於四壁投影「色不異空」等偈語的生滅幻象；走在裡頭，人身字影交疊，呼應著偈中色空不二的辨證，也宛然身處於筆墨的世界。再過去一間，則讓人如步月夜荷塘，一幅幅連屏書法，倒映在水溶溶的鏡面，自有一番空靈。最後，三國演義卷頭詞旋成一個環



↑圖五 以十二台投影機創造的數位書法，人身字影交疊，呼應色空不二的偈語，觀者也如入筆墨世界。（圖片取自「有情世界」光碟）



→圖四 「有情世界」佈展時一景，中為董陽孜女士。  
（圖片取自「有情世界」光碟）

形空間；一地的沙，是江邊，也是赤壁鏖戰的沙場意象。踏著沙的觀者與作品之間毫無隔閡，一壁的字，直接衝上眼來。

「書法展也可以這麼好玩?!」年輕朋友覺得酷斃了，可是年長的觀眾卻受不了。一次座談會上，有個伯伯說話了：「上次看了董老師的展，好喜歡；可是這次的展覽呀：真不好看！」董陽孜也預料到這反應，語重心長地回應：「我都快走不完人生這條路啦：我這個展覽不是為你作的，是為年輕人而作的。」

對董陽孜來說，在創作中尋求自我突破，已不再是唯一考量；當務之急，是要與年輕人結合，讓他們來親近——用她自己的話說——「這個將要消失的藝術」。

### 電腦時代的挑戰

十多年前，當學電腦開始蔚為風潮，董陽孜就預見了書法的衰頹。因為輸入法的便利，「寫」這個動詞逐漸式微。全球化的浪潮，把英語帶入國小的教程，書法卻從正規教育體系裡退了下來。網路上流行的注音文、外星文，正逐漸侵蝕



空 色 空 色  
 即 即 不 不  
 是 是 異 異  
 色 空 色 空

圖六 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」語出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。(圖片取自「有情世界」光碟)

下一代的語文能力，傳統的漢字因而動搖。這些現象，董陽孜看在眼裡，痛在心底。

過去她不問世事，也不愛公開活動。如今，一向以家庭主婦自居的她，開始為書法的存續而奔走；不僅辦展覽，還找來一堆人談書法、談文字，遂有二〇〇三年「字在自在」的一系列座談。

「還是應該從小學就開始寫字」她說，「玩一小時電腦，寫半小時書法，孩子們應該可以接受。」書法藝術與數位時代，一點也不相違。董陽孜說，要練字其實相當簡單，一本字帖，不必老師，每天半小時，定心又養性。她甚至覺得寫書法就像是拿筷子吃飯一樣，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的基本權利，不可輕易剝奪。

### 將書法融於生活情境

書法藝術之所以式微，有部分亦是因為脫離了實用性。因此，該怎麼讓書法再度融入每日的生活情境，也是董陽孜的關心重點。她常幫一些有想法的商業案子題字；不具名、也不給廠商拍照，願大家見了美美的、獨樹一格的書法招牌而心生歡喜。北投「天籟」、台中東海「理想國」，

都是她的手筆。她每年歲末幫誠品書店寫個「福」字，年年都不同，如今已是第八年。「書法其實可當應用美術來用。」她卅歲時就獲得全美封面設計首獎，自然清楚箇中奧妙。

其實，不用等到展覽，我們對她的字一點也不陌生。除了爲一些商業廣告題字，她對各種公益、藝文活動，更是義不容辭地參與。爲感謝慈濟對社會所作的貢獻，她主動將「種福」一作送給大愛電視台；爲提倡崑曲藝術，她也義不容辭地幫〈牡丹亭〉等演出寫書法。她雖不喜歡人家把她歸類爲「女性」藝術家，卻仍二話不說地幫「女書店」題字。

是的，大家總不忘介紹她是「女」書家。她不平地說：「誰說女性不能陽剛？藝術哪有什麼年齡性別之分？好就是好，美就是美！」

她生性低調，如非爲了傳承書法，實不願公開露面。舊金山有家電視台想拍她，被她婉拒：「我在台灣推動半天都沒人寫字了，出名到海外去幹嘛呢？」國內某些電視台也曾來接洽拍攝紀錄片之事，卻不是從書法史的角度企劃，故她也覺得沒必要：「如果邀請傅申教授、石院長、還有

其他學者一起作個紮紮實實的書法專題，我當然是義不容辭。」

現在的她，生活十分簡單。每天早上練字，趁著自己精力仍足、腿還能撐，她要繼續創作。

「有情世界」展裡的「滾滾長江東逝水」，是她一遍又一遍、寫了再寫的成果；裡頭藏著幾個紅豆大小的閒章，爲黑白的書作平添顏色，也反映了她書寫時的心情。

展覽過後，這些大型作品往哪兒去呢？「全都揭下來，收在我家樓上的抽屜裡。」她親手策劃了一場視覺與心靈的饗宴，盛會過後，又獨自收藏起一切寂寞。

她明年還打算跟年輕人合作辦展，這次，換她來挑戰他們了。◎